

以诗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总序

□赵振江



赵振江主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第一辑)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一经提出,便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如今,它已经成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最具活力的词汇。“一带一路”早已不是单纯的地理和经贸概念,而是沿线各国人民继往开来、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幸福路、光明路。正如一首题为《路的呼唤》的歌中所唱的:

有一条路在呼唤
带着心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一脉相传
注定了你我相见的今天
这一条路在呼唤
每颗心都是远行的船
梦早已把船舱装满
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类“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主张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联合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大会决议,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贵宾出席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国与国之间,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基础在民心,而民心相通的前提是相互了解和信任。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决定编选、翻译和出版这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因为诗歌是“言志”和“抒情”最直接、最生动、最具活力的文学形式,诗歌最能反映大众心理、时代气息和社会风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是加强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桥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的创意最初是由作家出版社前总编辑张陵和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骆英在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会上提出的。他们的创意立即得到了谢冕院长和该院研究员们的一致赞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本校的研究员中只有在下一个人是外语系(西班牙语)出身,因此,他们就不约而同地把这套书的主编安在了我的头上。殊不知,在传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没有一个是讲西班牙语的。可人家说:“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到了菲律宾,大帆船贸易不就是通过马尼拉到了墨西哥吗?再谈,巴西、智利、阿根廷三国的总统不是都来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了吗?怎么能说“一带一路”和西班牙语国家没关系呢?我无言以对。

古丝绸之路是指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东起长安,经中亚、西亚诸国,西到罗马的通商之路。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赋予了这条通衢古道以全新的含义,使欧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从而造福沿途各国人民。至于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习近平主席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使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了更加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包括西亚十八国(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黎巴嫩),中亚六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南亚八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阿富汗),东南亚十一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东帝

汶),中东欧十六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独联体四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再加上蒙古和埃及等。

从上述名单中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文明古国,在历史上创造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灿烂文化,是人类文明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是文学的桂冠,是文学之魂。文明古国大都有其丰厚的诗歌资源,尤其是经典诗歌,凝聚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理想。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既相互交融又相互促进,可以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有力支撑,从而为实现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1952年院系调整时,重新组建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和东方语言文学系。其中西方语言文学系包括英、德、法三个语种,共有教师95人,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大、辅仁、师大等高校(1960年又增设西班牙语专业);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共有教师22人,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大等高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则将原有的藏语、维吾尔语、西南少数民族语文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保留蒙、朝、日、越、暹罗、印尼、缅甸、阿拉伯等语言,共有教师42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于1999年6月由英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和东语系组建而成,下设15个

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库”的出版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不仅能使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诗歌,也使相关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了新的生长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很清楚了,但同样清楚的是其编选和翻译的难度。其难点有三:一是规模庞大,每个国家一卷,也要60多卷,有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还不止一卷;二是情况不明,对其中某些国家的诗歌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国内几乎从未译介过,如尼泊尔、文莱、斯里兰卡等国;三是语言繁多,有些只能借助英语或其他通用语言。然而困难再多,编委会也不能降低标准:一是尽可能从原文直接翻译,二是力争完整地呈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的诗歌面貌。

总之,“文库”的规模是宏大的,任务是艰巨的,标准是严格的。如何完成?有信心吗?答案是肯定的。信心从何而来呢?我们有译者队伍和编辑力量做保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的编选出版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社联承担,可谓珠联璧合,阵容强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国内外国语言文学界人才荟萃之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传统源远流长。北大外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京师同文馆(1862年)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在13个系中,外国文学系有3个,即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1920年,俄国文学系成立。1924年,北京大学又设东方文学系(其实只有日文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东语系发展迅速,教师和学生人数都有大幅度增长。1949年6月,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教师并入东语系。到1952年京津高校院系调整前,东语系已有12个招生语种,50名教师,大约500名在校学生,成为北大最大的系。

1952年院系调整时,重新组建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和东方语言文学系。其中西方语言文学系包括英、德、法三个语种,共有教师95人,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大、辅仁、师大等高校(1960年又增设西班牙语专业);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共有教师22人,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大等高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则将原有的藏语、维吾尔语、西南少数民族语文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保留蒙、朝、日、越、暹罗、印尼、缅甸、阿拉伯等语言,共有教师42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于1999年6月由英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和东语系组建而成,下设15个

疫情期间国外艺术家如何创作?

□艾拉·威尔斯 编译 麦朵

一个孤独的人,双臂环抱,身体蜷缩,将头深埋于臂弯与双膝间,脚尖向内扭着——该黏土雕塑作品名为《抱住》,由英国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创作,他以创作大型雕塑而闻名,比如位于北英格兰泰恩-威尔郡的著名地标《北方天使》就是其代表作。像很多艺术家一样,他希望用艺术创作记录下疫情期间的生活。



安东尼·葛姆雷黏土作品《抱住》

安东尼·葛姆雷在描述这件由伦敦白立方画廊线上分享的作品时说道:“我想让独立的个体从内心深处观察自身,像攥紧的拳头,向内生发。我在尝试为当下我们所处的状态赋予恰如其分的意义。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像机器一样努力完成着荒谬的任务,不断要求自己再多做一些,多拥有一些,多去一些地方,多赚点儿钱……现在正是放下那些当务之急的好时机,我们必须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们在乎什么?看重什么?热爱什么?”

新冠病毒的暴发对艺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很多画廊不得不将参观者拒之门外,一些展览、论坛活动逐渐消失。但是艺术家们正在积极适应这种状况,在线分享他们的作品。

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在社交软件Instagram上分享了他近期创作的签名系列作品,疫情期间一群老鼠在浴室制造的混乱(如下图)。



此外,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也选择在iPad端分享了10幅近期在法国隔离时创作的作品。

为了向工作在一线的医生和护士致敬,英国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再次创作了他的著名图腾——以蝴蝶翅膀为元素的彩虹。人们可以从线上下载并打印该作品,将它贴在窗户上。

安东尼·葛姆雷还联合了萨拉·莫里斯、翠西·艾敏等多



英国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创作的作品。



名艺术家在Instagram上持续更新日志。因为工作,安东尼常常往返于英国伦敦和诺森伯兰两地的工作室,他认为展现艺术家创作时“更安静、更琐碎”的一面在隔离期更为重要,比如修补曾经的作品,为一双儿女做个帽子或者坐在桌子上给侄女做件小礼服。“这些琐碎就像剥花生、补袜子、织毛衣一样,都是妈妈们喜欢在电视机前做的事情。”他补充道。白立方画廊艺术总监苏珊·梅表示:“让观众走进艺术家的创作世界,可能会让观众更加兴奋,毕竟艺术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工作的。”

此外,安东尼·葛姆雷和英国当代艺术家格蕾森·佩里还发起了线上艺术计划,鼓励人们在家隔离时进行艺术创作,记录并分享这些想法。他说:“这其实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度过艺术生活,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弥补生活。”

自3月成立以来,Instagram平台上的隔离艺术学校已经吸引了来自各个年龄层的28000名粉丝,他们通过学校分享的艺术项目、课程、点子,终于合理打发了漫长的隔离时光。作为学校的一名在线导师,英国伦敦的艺术家亨利·沃德显然已经为隔离做好了准备,他在家里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实践。一直以来,创作大件作品时,亨利·沃德都喜欢在工作室工作,但是疫情给了他一个把创作地点转移到花棚的机会,让他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更加孤立和闭锁的隔离期,我的创作环境反而变得宽松和开放,这形成了一种反差。”他说。

与此同时,来自英格兰东萨克斯郡的画家在社交媒

体上发起了一项滚动式售卖艺术家作品的项目“艺术家支持承诺”,首先艺术家可以在网上为自己的作品标价,每件标价不能超过200英镑、200美金或者200欧元,一旦产品销售总额达到1000英镑、美金或者欧元时,该艺术家就必须购买该项目中其他参与艺术家的至少一件作品,这让来自各个领域的艺术家都有机会在疫情期间出售自己的作品。

艺术家的线上项目也为慈善组织提供了帮助,已有11名艺术家以各自的方式帮助英国红十字会传达“善意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信息。来自英格兰海斯廷斯的插画师妮娜·科斯塔福德以插画的形式向26万粉丝分享了自己在隔离生活中邂逅的简单善意,比如一通电话或是一张字条,她希望这些微小的善意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汇聚成巨大的正能量传播出去。

她的插画风格通常是轻松诙谐的,刚开始她对疫情期间分享插画的语气犹豫不决,直到有一天她发现“维持现状”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帮助别人和表达善意的方式。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想幽默面对才是最好的方式。”她说。

英国插画师奥塔维亚·布洛梅尔在社交平台上的作品分享,更好地诠释了艺术作品如何在疫情期间振奋人心。她起初创作生动活泼的插画就是为了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积极享受生活。如今她已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14000名粉丝建立了联系,“我感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着我似曾相识的困扰,我的工作就是一个表达积极与希望的出口。”

疫情中的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艺术家的宽慰和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心怀感激。“我希望人们可以一直如此专注艺术,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时刻才能意识到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妮娜·科斯塔福德说道。



妮娜·科斯塔福德的插画兼顾轻松与严肃的心态,陈述了她对疫情的看法。

(本文发表于4月24日的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站,图片来源于网络)

外国文学藏书票 EXLIBRIS 罗雪村手绘 泰戈尔像 泰戈尔故居(毛笔·水彩)